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丁　緯

欽定四庫全書

九朝編年備要卷四

宋 陳均 撰

太宗皇帝 起丙戌雍熙三年止癸巳淳化四年

丙戌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

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克雲州 尋命遷四州民於許汝間

夏五月詔班師

先是知雄州賀令圖等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

母請乘釁取幽蓟上始命彬等北伐時李惟清張鑑李至等並切諫皆不聽彬等之行也上諭以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以十萬之衆聲言取幽州持重緩行毋貪小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却軍以援粟乎亟遣使止之彬所部聞美及重進屢捷恥不能有所攻取乃再趨涿州復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契丹

追及之我師大敗　彬等未還趙普上疏切諫曰陛下出師將以取復幽薊今戰鬬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為克復未可期也上優詔荅之　上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言漢高祖文帝和親事請密諭諸將微

露事機庶幾可弭邊塵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選滄霸等州守臣

張永徳知滄州宋渥知霸州劉廷讓知雄州趙廷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上欲令擊敵自效故與廷溥並命　初上選楊延慶等分知諸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茍非其人則民受其禍者昔泰彭守頮川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内乃有鳯

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爲善政也

秋七月以李繼隆爲馬軍都虞候

初米信等軍敗獨繼隆所部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又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録其詔旬日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劵俾各持詣所部上嘉其有謀故命之

田重進馬步軍都虞候

自張令鐸罷凡二十五年不除人幽州之役惟重進

之師不敗故特命之上之為晉王也嘗以酒炙饋重進重進拒不受使者曰晉王之賜何可拒重進曰我知陛下何晉王也卒不受上由是愈重之始終委遇焉

遣使賑劒州饑

八月契丹陷寰州

契丹復據雲應朔等州初遷四州之民屬潘美楊業以所部護送之敵兵邀擊之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

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敵所擒業太息曰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敵中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上聞業死甚悼之詔削美三任賜業官錫其家粟帛録其子五人

冬十月授黎桓靜海節度

命李若拙李覺齎詔往使桓拜詔盡恭燕享日以奇

貨異物列於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却其私覿

十二月契丹冠瀛州

劉廷讓禦之戰於君子館全軍敗没廷讓僅以身免

賀令圖為契丹所紿縛而去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

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

下笑之

冦代州守臣張齊賢敗之

兵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率所部禦之衆寡不敵副

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守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左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敵少却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閤使為敵所得既而美使至謂有旨令毋出師齊賢乃閉其使室中夜遣兵由城西南持幟燃炬敵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掩擊大敗之齊賢悉歸功於漢贇漢贇以捷音聞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罷之

丁亥雍熙四年春正月遣使按察川廣江浙等路

韓援等八人

契丹入寇

陷深忻德易等州

詔寛恤邉郡

釋潰卒之罪贍戰没之家録用勞績及死事者子孫

蠲河北逋租經戎寇蹂踐處給賜有差自曹彬及劉

廷讓等相繼敗覆縁邉瘡痍之卒不滿萬人河朔震

恐無復鬬志敵長驅深入擄掠士民魏博以北咸被

其禍上深哀痛焉故下是詔

增築河北城壘

時陳恕知大名府器用多取於民不時集恕怒命禽

府中大豪一人將斬之叩頭流血請限翌日辦其事

過朞甘死不數日而功就

夏四月募河北義軍

上將大討契丹令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

轉運李惟清三疏爭之李昉等相率上言河南百姓

世習農業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揺動相聚為盜陳王元僖亦言願且於河北諸州點集上納之

詔陳禦戎策

侍御史趙孚上言大略謂宜内修戰備外許歡盟上

嘉其言

併水陸發運為一司

五月許文臣换武

殿中侍御史柳開上言願効死北邉上亦欲並用文

武戡定寇亂於是開與鄭宣等並換授馬

遣使諸路市馬

越明年冬國子博士李覺上疏論馬政略曰市馬之

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

戎人畜牧轉徙旋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

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

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隤因而減耗

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廄

率以為常故多生息曰無耗失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産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齅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繙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疋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

能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将卒增其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得萬匹況復駒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增倍後趙守倫復建議行之牧馬頗蕃息矣

賜諸将陣圖

名曰平戎萬全陣圖召潘美田重進崔翰等親授之并書将有五材十過之説以賜焉

秋七月置三班院

初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隷宣徽院至是以其衆多別置三班院領之

十二月詔以取士之職歸有司

先是上閲試舉人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如唐故事乃詔歲命春官知舉

戊子端拱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

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因曰國之上瑞惟豐年耳

自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
至是能無懼乎
大赦
二月置司諫正言
改左右補闕拾遺為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
故更以新名欲使舉職也
禁獻珍禽異獸
李昉罷

為右僕射先是有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不憂邊思職但飲酒賦詩并置女樂等事於是上召賈黄中草制令切責之黄中言僕射師長百寮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遷非斥責義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辭庶幾得體上然之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

普舊德元老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皇子元僖封許王

上手詔戒元僖等大略謂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甲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元僖尹開封御史中丞因事劾奏之元僖訴於上乞賜寛宥上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論罰如式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等自鎮藩入朝御史召詣臺參承衍等訴之上曰風憲之職朝綱在焉汝當亟往

詔諸路賑饑

申警官吏

上勵精求理欲聞讜論患羣下莫肯自盡下詔申警之俾悉當上言振職其後上封事頗衆有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

三月求直言

侯莫陳利用伏誅

利用成都人初以左道得幸官至團練使大為姦利

趙普發其事請誅之上欲貸其死普固以請且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上竟為誅之

夏四月復北邊互市

仍禁戍卒侵略累歲征行民力彫耗上頗有厭兵之意矣

尋以郭守文為鎮州都部署上面命之曰朝廷以鎮定高陽控扼往来咽喉敵若敢踰鎮定汝但勿與戰

守文得俸禄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日家無餘財武夫悍卒皆為流涕先是將臣以重兵戍邊者多生事致寇以守文沈静有謀略命鎮常山及卒上擇可繼守文者默然良久曰劉廷翰其人也

罷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

五月置秘閣

於崇文院分三館書以實之淳化初詔與三館並列

從李至之請也先是求古書竒畫墨跡悉集秘閣圖
籍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三年李至請賜新額上飛白書二大字作賛及詩賜
之
淳化二年至為秘書監進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上
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遠取前古
祇如近世符彦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於是
近習窺測其意爭獻鷹犬彦卿多假借之其下因恣

横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平常他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賜李繼捧姓名授定難節度命招討李繼遷

賜姓趙名保忠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初朝廷數諭繼遷不肯降益侵盜邊境用趙普之議復繼捧夏臺故地令圖之

閏月親試下第舉人

先是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别試上意其遺才召下第人覆試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令樞密院用白紙為牒賜之以試中為目令權知諸縣簿尉上既親擢國祥等猶恐遺才又命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人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擢進士葉齊以下及諸科凡百餘人並賜及第

秋七月除蜀鹽禁

八月幸國子監

命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上大悦賜帛百疋

冬十月置四廂都指揮使

以范廷召孔守正為之馬步軍龍衛神衛四廂殿前

捧日天武四廂

放五方鷹犬禁來獻

以樊知古為河北兩路都轉運

都轉運始此知古即若水也上賜今名

十一月李繼隆敗契丹於唐河

敵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勿戰監軍袁繼忠獨請死於敵中黄門五人猶執詔書止之定州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乃與繼忠出兵拒戰敵騎大潰捷音聞上降璽書褒獎賜予甚厚

十二月寛緣坐法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

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縁坐之法朕甚不忍行也

己丑端拱二年春正月詔陳備邊策

戸部郎中張洎奏言國家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為

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藩漢共之失地利矣

河朔郡縣列壁相望然敵騎南馳衆寡不敵咸嬰城

自固莫敢出戰此分兵力之過也今既未能克復幽

薊宜悉聚河朔之兵建三鎮鼎據而守焉又言涿州

之戰元戎將校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嘗賞一劾用戮一叛命宜反其道又言稍舉通和之策俟兵食有餘然後大舉幽薊未復終不得高卧

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上言兵埶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遠邊建三軍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又言北戎婦人任政荒淫不法請捐厚利啗其酋長以離其心又言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宜勅此二帥以麟府銀夏綏五州張犄角之勢內則可併省官吏

二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用寛民賦又言舉進士者或不數年致位顯達一言可采寵錫動逾十萬宜稍艱難選舉抑儒臣而激武士又言曹彬北伐及招置義軍等事大臣皆不預知望自今聽朝之暇頻召大臣共議邊事毋使小臣間廁又言今郡縣雖多除河北備邊之外惟東至登萊西盡秦鳳南抵淮泗而已此數十州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上覽其奏深加賞歎趙

普尤器之
知制誥田錫上言用間諜及委任宰相大畧與禹偁
奏同又言將帥非材即無威名宜精加選用既得其
人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畧自然成功
吏部尚書宋琪本燕人知敵中形勢亦上疏言備邊
之計且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和
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疏入頗采之
右僕射李昉亦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為言時

論稱之
二月以陳恕等為河北等路營田使
議者請為方田以限戎馬恕入辭曰今之戎士皆以
募致又使之服田恐其生變通判鎮州裴莊度支使
李惟清皆言其不便其議遂寢
下詔罷已寛恤邉郡
大略如雍熈四年之詔
三月親試舉人

得陳堯叟以下一百八十餘人諸科四百餘人賜宴

始令三館文臣並會賜堯叟等箴一首勉以修身謹

行稽古效官之意時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

勑牒乃詔禁吏人應舉

夏旱

自三月至五月録繫囚遣使分路決獄是夕雨

秋七月以寇準為樞密直學士

準時為左正言直史館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工器之

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以開封府推官對上曰此官豈所以符準者邪宰相又擬是官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為是官可也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無稽違者

彗出東井

凡三十日上避殿減膳初上以區宇乂寧歲時豐稔欲告謝宗廟以彗星見而止趙普奏言司天妄以妖

星為合滅契丹俱是謟諛所宜審聽

契丹寇威虜軍擊敗之

尹繼倫李繼隆敗之於唐徐河間殺其相皮室其大將裕悦被傷遁走俘獲甚衆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

張洎言威虜軍可廢又言凡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者皆可廢以隸縁邊大鎮詔廢威虜尋復之

八月大赦

是夕彗沒

開寶寺塔成

所費億萬前後踰八年乃成田錫嘗奏疏其言甚切

有曰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上亦不怒

九月鎮星熒惑入南斗

冬十月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旱

上減膳賜宰臣詔深自責已趙普時在告呂蒙正等

入謝乞依漢制策免上慰勉之

王禹偁上言乞自乘輿服御以下百官俸料悉第減之且言臣於朝行中最貧願首減以贖耗蠹之咎

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變調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切諫未能奏上上及宰臣皆不悦出錫知陳州

令樞密録聖語

中書門下言所録時政縁御前殿樞密使以下先上

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抄録送中書同修為一書而授史官自後副使或知院二人同掌之

十二月省尊號

上曰皇帝兼稱已為不可朕欲稱王但嫌與諸子同耳羣臣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餘許之

是歲罷沿邉互市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卧病上屢幸其第省問普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普既罷吕蒙正以寛簡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决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多怨之

蓬州司法鄭偘伏誅

坐受賕故入死罪杖殺知州通判並免官削任仍詔

戒天下初囚三人被誣為刼盜佀案致死罪獄已具録事叅軍邵曄察其枉不署牘白知州楊全乞别鞫之全性悍不聽引囚抵法囚號呼不伏乃别繫獄既而捕獲正盜因得釋逮繫佀等詔獄坐其罪曄代還上召勞之曰汝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遂遷秩賜金以旌之

賜江浙等路諸州書

判湖福建廣南並賜印本九經令長吏與衆官共閱

之

二月賑登州饑

登州二縣饑詔賑之仍坐長吏蔽匿之罪

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

尋又敗之於安慶澤於王庭鎮

五月置詳覆推勘官

刑部詳覆官六員御史推勘官二十員若諸州有大

獄則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親諭曰無滋蔓無留滯還

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滿三歲考殿最而斥陟之

鑄淳化元寶錢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後曰太平通寶至是改鑄上

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鑄以年號

元寶為文

秋八月毀左藏金銀器

上性節儉退食常著華陽巾布褐絁縧内服惟絁絹

咸屢經澣濯乘輿給用無所增益

冬十二月立覆奏法

從謝泌之請也時羣臣奉事者既可其奏皆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内殿崇班等職

左右侍禁三班奉職借職

二月知晉州祖吉伏誅

坐贓杖殺

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土豪王姓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醵率為之壽時豈知其犯法哉悵歎不已

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已来惟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鼎也有文詞太祖嘗欲令知制誥為時宰所忌遂止後化基因言於上時鼎已老病不任吏事淳化五年以鼎為鎮國行軍司馬

賜鄭文寶張觀五品服

文寶時為殿中丞奉使川陝均稅奏蠲商人到岸稅錢行次渝涪聞夔州戍卒百餘人刼庫兵為亂乃乘輕舸順流一夕數百里至則悉擒斬之使還上面加賞激賜服緋時為監察御史三司言劍外稅輕上欲增之觀奏言遠方之民易動難安遂止後上疏言陛下優容羣臣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抑亦輕紊國體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禮貌大臣與之揚搉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

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
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隙則引入内殿講論
文義商確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況陛下左
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望端拱凝旒收視反聽繹循
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臣闡揚真風與夫較量
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安可
同年而語哉上覽而善之召賜服遷度支判官
尋以文寳為陜西轉運許以便宜從事聽用庫兵錢

會歲歉文寶誘豪户出粟三萬斛活饑民八萬六千
餘人
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除陜路米麥等税
寛商征
除商賈貨殖外負販細算不征違者罪之
命近臣兼差遣院及流内銓
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領差遣院李沆同判流内

銓

三年冬置磨勘院命王沔等知京朝官考課張宏等知幕職州縣官考課又命魏廷式等同較三班殿直以上功過沔考課條目細碎視士君子如吏卒設關格以防之物論甚譁

四年春改磨勘院為審官考課院京朝官屬審官幕職州縣官屬考課尋廢京朝官差遣院歸審官以考課院歸流內銓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

任有殿最者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蘇易簡之請也

三月詔以旱蝗欲自焚翌日雨

蝗盡殪先是上召近臣問以時政得失寇準言刑罰偏頗所致上問其故準曰頃祖吉王淮皆受贓數萬計吉既伏誅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母弟止杖於私室非偏頗而何上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

夏五月置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官

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即往視命員外郎

董循等十人分充之

置折博倉

初募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以茶鹽謂

之入中或言其弊罷之自是歲失巨萬之入端拱二

年復之歲旱中止至是復置甚濟國用商人便之

以謝泌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為左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

命代以赭垩賜泌金紫而遷之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輸誠昔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六月汴決浚儀上親督衛士塞之

自辰及午水復故道尋又決宋州命塞之又決亳州遂東流

秋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

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

之不以其道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毋致厚斂於下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支用悉出三司故上孜孜庶務或至親為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為本有司言油衣帟幕破損欲弃之上悉浣染為旗幟數千又調給薪司退材作長牀數百

李繼遷降賜姓名授官

賜姓趙氏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先是趙保忠奏繼

遷誘蕃戎入寇來乞師正月命翟守素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繼遷聞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

八月置審刑院

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仍置詳議六員上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凡獄具上奏者先申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呂蒙正罷
為吏部尚書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
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諸子幼冲未有成人
之性所命屬僚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
揀選不欲姦陰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
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者未諒此心至是度支判
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
詞意狂率上怒甚以沆乃蒙正妻族故罷之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

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略言五事其一請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二曰謹公舉其三曰懲貪吏其四曰省冗官以為州郡設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數倍

於舊乞待裁減其五曰擇遠官上嘉納之

置知樞密院及同知

以張遜為知院溫仲舒冦準為同知知院之名始此

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為

之秩與副使同

冬十一月復次對

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閤門受

其章太祖時嘗行之尋廢至是復之

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

先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

出之外郡執政欲用張洎上曰極知洎文學資任不

下士安第德行不及其是冬承旨蘇易簡著翰林志

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首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

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爲翰

林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十二月朔行入閤儀

初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别為新圖至是詔於文德殿行之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新定儀又獨上䟽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太子王公大臣封四夸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

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内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
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
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巳南面向明而
理紫宸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
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
前代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
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閤
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為上閤

甚非憲度況國家已承正統宇内洽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凖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今輿議乃以入閤儀制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

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又言陛下自臨御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乞依唐制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奏入不報

女真請伐契丹詔却之

女真言契丹以兵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自是遂屬契丹

上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内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内患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無冰

壬辰淳化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遣使按諸州民田

三月親試舉人初糊名考校

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舉殿試始令

糊名考校内出危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諸科八百餘人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併以賜何等初内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至是詩箴並賜

以和㠓知制誥

嶸上表謝賜儒行篇上覽而嘉之故有是命其後欲
召嶸入翰林為學士既而謂左右曰嶸畔子眊眊冒
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
夏五月朔行入閤儀
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半入陳於
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黄麾仗其殿中省
細仗仍舊從新制
旱

遣使諸路決獄是夕雨

六月黑風晝晦

置常平倉

京畿大穰命增價糴貯之歲饑即减價糶名常平倉

遂爲定制

七月趙普薨

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

釋卷每朝廷有大議則闔户自啟一篋取一書閱之

及卒家人發其篋則論語二十篇耳普事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後謚忠獻追封韓王

八月召隱士种放不至

放居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及詔至其母曰常勸汝勿聚徒果為人所知遂稱疾不至上亦不奪其節

九月幸秘閣

冬十月命雷有終制置江淮兩浙茶鹽

上以茶鹽之價輕重不均欲更立新制命有終按視

先是三司使魏羽等言諸州茶鹽市征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次責上曰當按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虧官課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耳卿等司計當以至公為心無事刻剝致害民而傷和氣也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詔以來年正月上辛郊

元僖性仁孝尹京五年政事無失追贈太子謚孝恭詔以將有事於南郊前十日許王薨按禮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其集議之宋琪上奏以為先王制禮皆

本人情今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有司又以十二日十三日受誓戒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又百僚既受誓戒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國家之儀頓失吉凶之禮相干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大宗於朝廷為冢嗣遽致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悲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竊慮上帝之勿歆下民之斯惑矣祭天之儀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升降伏請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

天地從之

癸巳淳化四年春正月辛卯郊奉宣祖太祖配

從禮儀使蘇易簡之請也易簡上言親祀圜丘以宣

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

儀恭以太祖光啓丕圖以聖授聖謹按唐永徽中以

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

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

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廢沿江榷貨八務

聽商人貿販從雷有終之請也

黎桓封交阯郡王

遣使分路巡撫

上以江浙淮陝比歲旱災民兵轉徙頗肆攘奪多罹

刑辟命韓援等八人巡撫之俾之招集流亡道揚壅

遏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得以便宜從事

官吏罷輭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未便者條奏

蜀盜王小波攻掠諸縣

蜀地饒富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平蜀孟氏所儲悉歸内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常賦外更置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計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狹民稠耕作不足以給益以貧困兼并者復糴賤販貴以奪其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衆起而為亂謂衆曰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

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掠邛蜀諸縣襲殺縣令齊元振
剖腹實以錢蓋惡其誅求之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
三月命何承矩制置河北緣邊屯田
初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黄懋亦請於河北
興水田乃以承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
萬八千人給其役開瀶泊種稻田自是葦蒲蠃蛤之
饒民賴其利
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上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

未幾賜近臣飛白書若水及洎詩洎揣摩上意上疏稱述凡數千言上數賜詩嘉奬洎性險陂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藍敏為學士上不從然以文采清麗巧於迎逢上卒喜之

初若水任同州推官時有疑獄録事參軍以私憾放入平民罪應坐死者數人若水留其案不决録事屢

侵辱之若水不為動隂遣人廉得其實詆其囚遂獲免州欲上其事若水固辭曰若水得賞當置録事於何地耶録事詣若水叩首媿謝若水慰解之由是遠近翕然稱其賢上亦聞若水名會寇準薦之元年命為秘書丞直史館上嘗命若水撰賜趙保忠詔有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及李繼遷納款又命草賜李繼遷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

勢上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併三司置一使

命魏羽領之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應昌之議也

六月張齊賢罷

為左丞初命知定州制辭有力不逮心名浮於實之語齊賢尋自言母年八十五不願離左右上惻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

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餽予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啜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以呂端參知政事

端餘慶弟也先以禆贊許王元僖無狀左遷至是始大用端有器量而性寛大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折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

復給事中封駮制

以魏庠柴成務為之制勑有不便者許准故事封駮

秋七月大霖雨

十晝夜不止上憂形於色命近臣分禱未幾雍丘尉

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上謂宰相曰程疏遠小臣

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

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朕以濟世為心視妻妾如脫

屣耳李昉請加斥削以懲妄言上曰朕嘗以言罪人

但念程不知爾

復榷貨務置茶鹽制置使

初廢務減價鬻筭以便商人人人疑惑且憚江路回遠歲課大虧乃詔復之

咸平二年制置使王子輿言江淮兩浙賣茶鹽都收錢三百九十七萬餘貫比舊額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尋詔子輿兼制置礬税仍領荆湖路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命官專掌通進銀臺二司

尋以給事中封駁隷之從向敏中之言也敏中上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䟽多不報請别置局分官專涖以防壅遏乃命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章奏案牘出入自是不敢有所留滯發勅司舊隷中書亦命銀臺司兼領尋又以給事中封駁併隷焉凡詔勅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

時代并都部署張永德笞小校至死詔按其罪詠封

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小校故推辱之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嚌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為言上改容勞之

九月大水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賴宋亳間水害尤甚上對宰相因切責之魏羽請檢視諸軍營及官舍上曰朕寢殿尚有漏處軍營可知應上言者即時葺治不須更檢視也

冬十月河決澶州

西北流溢浸大名府城時有豪民貯芻茭將圖厚利誘奸人潛穴河堤仍歲決溢知府事趙昌言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河決溢浸城調禁兵助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死汝輩食厚禄欲坐視耶敢不從命者斬皆股慄趨事不浹辰而城完上聞而嘉之

罷提點刑獄

自端拱以来諸州司理叅軍皆上自選擇民有訴寃者立遣臺使乗傳按鞫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

三司置二使分領左右計

分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中分以隸焉時三司簿領堆積吏因為姦乃從魏羽之請而分之

嚴選用知通法

詔京朝官未歷州縣不得任知通

上嘗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憂不治

李昉罷

昉温和無城府寛厚多恕上嘗曰昉本以文章進及用作相自知才微任重但憂愧而已

以呂蒙正為平章事蘇易簡參知政事

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及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寘絶倫等或一日

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沆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未進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于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易簡在翰林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上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

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

鎔加宣徽北院使敏中右諫議大夫鎔等入對上曰賈黄中等以循默守位故罷適垂泣叙謝朕亦為之悽然昔周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人臣事主可不念此以保始終古人尚欲立功名於亂世况盛世乎卿等宜戮力以副超擢

閏月置三司總計使

命陳恕領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

道事事當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以為官司各違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上不聽踰年乃復舊制尋以梁蔣為右計判官初蔣知吉州治豪猾為民害者上賞其强幹代還賜緋魚且記其名於御屏至是用之

十二月王小波死李順陷蜀卭等州

尋又陷漢州彭州初小波之黨纔百人郡失於備禦賊勢遂熾衆至數萬

更漕運法

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廪粟多積而軍士舟檝不給雖以官錢僱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及楊允恭為都大發運使盡集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於淮泗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九朝編年備要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朱鎮

九朝編年備要卷五

宋 陳均 撰

太宗皇帝起甲申淳化五年止丁酉至道三年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御樓賜宴

以上元節賜從臣宴上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吕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

里饑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
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裳正侃然復位
京西江浙大饑
寛饑民罪
因饑持杖刼人家藏粟止誅爲首者餘悉以減死論
時饑民多相率持棒挺劵富家取其粟坐强盜棄市
者甚衆蔡州民張渚等三百一十八人皆當抵死知
州張榮判官江嗣宗止議取其爲首者杖脊餘悉減

杖以其事上聞上嘉之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賑饑民遣使分巡諸道巡撫上親臨遣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爾察其情非巨蠹悉為原減不可從強盜之例其兇狠難制為患閭里者可便宜從事於是全活者甚衆

趙保吉寇邉命李繼隆討之

保吉擾邉上怒命繼隆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左正言王禹偁上言謂不煩大兵如梁太祖捉劉知

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即擒又

此賊通連北國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

吏部尚書宋琪上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

年西戎之事頗熟聞知昔李仁福既死彛超擅立詔

邠州藥彦稠總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彛超換鎮

彛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

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整失戈棄甲遂為戎

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本非勍敵若其出山

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餽運難繼窮追則
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候其入界方可
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
於速鬬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鋭彼無城
守衆之糗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
聚之處預於麟府延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
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攻之可以剪除俾無噍類仍
先告諭諸軍凡獲賊中生口資蓄許為已有官司不

問如此則人百其勇矣

以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李順

時宋琪上書言夏州成都事宜密付李繼隆等擇利

而行

蠲逋租

計二百五十餘萬緡石

二月李順陷成都

僭號蜀王改元應運守臣郭載率官屬犇梓州上謂

近臣曰豈謂賊勢猖獗如此乃命蘄州刺史王杲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進並聽王繼恩節制賊自成都分其衆攻劍門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劍門都監上官正合軍擊賊衆殺戮殆盡

令轉輸用官船

仍給其費上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却得官物至京無虧損耳呂蒙

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詐偽君子豈不知但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陛下此言深合黄老之道

三月改授陳舜封官

舜封舉進士及第後因奏事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為伶官上曰此寀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所致也遂自大理評事改授殿直

李繼隆入夏州

趙保吉徙綏州民於平夏左都押衙高文岯擊走之以綏州内屬乃命文岯知州事趙保忠聞王師來討保吉乃先擕其母及妻子吏卒避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讎已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保吉反圖保忠夜襲之保忠竟以身免走還城中為趙光嗣所執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檻保忠送闕下保吉引衆遁去尋詔削保吉所賜姓名

夏四月隳夏州城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呂蒙正等言此誠萬世之利乃隳之遷其民於綏銀等州給之以田

置起居院

張洎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上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五月趙保忠降

王繼恩獲李順復成都

先是順之黨二十萬圍梓州城凡八十餘日守臣張雍等協力拒却之賊退遣衆襲擊之大捷解閬州圍進平蓬州判官陳世卿善射城守日獨當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圖全之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禄當身先報國柰何欲避難為已圖耶捷書至上手詔悉加褒賞焉繼恩之克劒州也馬知節實為

先鋒繼恩疾其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知節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横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而入賊敗去上聞而嘉嘆遂以知節為益州鈐轄

繼恩遣部將王文壽領卒三千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裨將張嶙殺之以所部五百人與賊合奏至

有司請戮其孥上曰此不須殺乃命悉索營中書遣
使招撫士卒杲斬嶙首送繼恩因使為鄉導以擊賊
敗之
順黨張餘復聚衆為盜討平之
賊攻陷嘉戎等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賊進攻夔
州廵檢白繼贇大破之斬獲不計賊之奄至開州也
長吏以下奔竄獨傳序率衆拒戰力屈乃為蠟書遣
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既破傳序投

火死其家寄荆湘間子䡚聞父死泝峡求其父尸船

覆而死人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

録其次子賜其家錢十萬

賊五萬来攻陵州城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塹

守臣張旦修完戰具設鹿角招集民丁拒戰大破之

斬首五千餘級賊平賜詔褒之

越明年春獲餘於嘉州其冬以上官正雷有終為西

川招安使召繼恩歸闕正等盡降餘寇劒南以寧

尋遣使采訪川峽諸州守貳能否七人以稱職聞賜詔奬之遂州通判查道與爲道從知果州時賊餘黨尚有伏岩穴依險爲栅者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始懼罪欲停數刻命爾豈無詿誤耶即微服直趍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捨兵羅拜請罪悉給券縱令歸農驛奏之

秋七月高麗請伐契丹詔却之

高麗為契丹所侵掠来求援上以北邊甫寧不欲出兵優詔荅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置宣政使

以王繼恩為之繼恩有平賊功中書擬以為宣徽使上曰朕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詔别制是名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繼恩初自昭宣使出為兩川招安使

昭宣使置在四年

九月改內侍省班院名

以內班院為內侍省內侍班院以入內黄門班院為內侍入內內侍班院內侍省自唐有之國初有內班院入內黄門班院至是改焉景徳三年始别內侍省為入內內侍省遂號為省以侍殿中供洒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隷內侍省為南班以通侍禁中服役褻近者隷入內內侍省為北司各置都知副都知押班由是內侍省進見有時而入內內侍省寵任重矣蔡京

用事改入內内侍省都知為知入內内侍省事副都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效樞府而省官與執政等靖康改正依舊名稱至紹興三十年併内侍省歸入内内侍省

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

用寇準之言也自馮拯等斥嶺南中外無敢言建儲者至是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

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得人心者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實無如鎮之以清靜惟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况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謹之

大赦下詔罪己

以蜀寇漸平也初命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

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
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辭略曰朕
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
筦榷之吏惟務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冦又曰
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
庶或警余
以張詠知益州
時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

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陜西運粮上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詠告諭賊黨許其自新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行法詠釋之繼恩恚以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僕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暴横詠密奏請近臣至蜀分屯師旅
冬十一月幸國子監

賜直講孫奭五品服因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
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上曰誠哉是言也上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
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乃飲從臣酒賜奭束帛
十一月令宰相以下薦士
上言多士盈朝欲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
不可得呂蒙正對曰臣等職在選掄而令陛下孜孜
勞於求賢臣等之罪也上因詔蒙正以下各舉有器

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言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是示天下不廣也上因命之

上將勵精求治聽政之暇盡索兩制清望官名籍閲有徳行者悉令舉官

上嘗欲遣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凡三問終不易上怒擲其奏於地曰何太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上退謂親信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覆命果大稱㫖

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陰雪不見羣臣稱賀賀日食不見始此

三司復各置使

命陳恕等領之恕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奏事上或

未察至形誚讓即斂板退縮俟上意解復進如是三

四終不易上亦多從之甞題於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言稱職者亦以恕為首焉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上清宫成

車駕親謁上嘗謂左右曰朕在藩邸時先帝所賜悉以營此為百姓祈福不用庫錢也

遣使經度陳許等州水田尋罷之

度支判官陳堯叟請於陳許鄧潁等州至壽春因水利墾田積穀可省江淮漕運命皇甫選何亮經度之選等尋上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按鄭渠引涇水溉田四萬頃三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渠堰寖壞失

其水利又言鄧許陳潁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盖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来杜預召信臣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立制墾闢之地内南陽界穿山開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又諸處陂塘坊堰若增築勞費頗甚欲望於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總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田自鄧州始皆免

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
亮分路按察焉未幾罷之
契丹寇府州折御卿敗之
契丹自振武入寇御卿大破之於子河汊敵死亡甚
衆上曰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要
其歸路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
御卿世將習知邊情忠勇感慨常欲立功以報朝廷
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羯倚為一面自子河汊之役

戎人喪氣不敢深入爲寇矣未幾御卿卒以其子惟
正嗣知州事惟正尋以疾召入朝以其弟惟昌代之
趙贊鄭昌嗣賜死
時並爲度支都監初上以贊與昌嗣頗似忠直任用
之後所爲多不法並賜死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
如芝蘭荆棘不能絶其類在人甄别耳茍盡君子則
何用刑罰焉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
以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

亦頗朋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以堂後官欒崇吉為度支副使

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祕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擢用欒崇吉否當自勉也

二月令節度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

只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貸京畿民菽種

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飼

以芻藁可矣

夏四月呂蒙正罷

為右僕射上詔蒙正曰僕射乃師長百僚朕以中書

多務與朕均勞逸耳

以呂端為平章事

復令宰執更押班知印

從吕端之請也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静簡易為務每奏事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内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吕端詳酌乃得奏聞初趙普獨相太祖置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恩弛始均為真相既而復有釐革端初與準同列及先居相位慮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從之

契丹寇雄州守臣何承矩敗之

先自滄州徙雄州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敵動息皆能前知及敵敗於子河汊承矩條其殺獲揭於市敵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衆入寇反為承矩所敗上視捷奏具知敵所以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尋命還滄州

旱

命侍御史分決諸道獄後二日雨

開寶皇后宋氏崩

謚曰孝章皇后后之崩也羣臣不成服王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悦尋出禹偁知滁州禹偁在位多所論奏數忤權貴宫官尤惡之上嘗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耳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終不能改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有言禹偁買馬虧價上曰彼能却繼遷五十

西馬顧肯虧馬價哉

六月限僧尼額

秋七月置江淮兩浙發運使

朱幾任中正為江南轉運副使至部歲大稔有羨盈

發運使王子興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

百餘萬石江南所出過半今雖有餘餉後或小歉則

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興乃止

蠲陳許等州夏稅雜征

京西轉運使姚鉉奏民經災傷牛多死上覽奏惻然
詔除之
尋詔州縣部內流亡及失租調什之一者書下考又
令民間自織縑帛非鬻市勿筭
八月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大赦改名恒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
將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楊徽之畢士安
兼左右庶子喬維嶽楊礪兼左右諭德夏侯嶠兼中

舍李至李沆兼賔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

初置左春坊謁者以壽邸導吏闕繼闕為左清道率府副率兼領之按謁者本内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傳宣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蓋執政之失也

九月李繼遷犯邊

夏州之役繼遷竄於漠北往歲八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喜召見延

信面加諭撫錫賚甚厚詔復賜姓名是歲六月上遣使賚詔諭令移鎮鄜州繼遷不奉詔至是寇清遠軍詔奪所賜姓名

冬十一月置轉運司承受公事

選朝官及三班為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入奏工曰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置是職

十二月詔議言事者賞罰

詔百官及諸色人自今起請制置事如施行後顯有
利濟當議旌賞或虧損公私亦重行朝典
銅候儀成
秋官正韓顯符所造也詔置之司天臺
丙申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郊
亦用上辛祈穀之典也上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
畫為南郊圖
禁增治利

轉運司言成州金坑歲課虧少請遣使按行上曰朕所寶惟穀何必言利勦吾民乎遂廢之是歲有司又言鳳州出銅礦定州出銀礦請置官掌其事上曰非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先是洛苑使白志榮自環慶護芻粮往靈州繼遷伏兵於浦洛河襲之芻粟四十萬悉為所獲志榮僅以身免上怒命繼隆為環慶都部署討之

定任子出官制

先是五品以上官子孫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十數年遂通閨籍上以其太濫乃詔自今任子只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

五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

時繼遷冦靈州陜西民運芻粮詣靈州度沙磧爲虜所刦掠及饑渴死者不可勝計詔曰靈州孤絶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宰臣呂端知樞密

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来上端等對請共為一狀張洎越次奏曰上有所詢端等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洎退上疏極言棄之便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悦却以付洎語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乃召向敏中等語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

蜀盜王鸓鵼叛討平之
僞稱邛南王西川廵檢石普言蜀之亂由賦斂迫急
望一切蠲其租上許之揭榜音諭蜀民無不感悦尋
討平之
秋七月汴決穀熟命塞之
以陳靖為勸農使
靖時為直史館疏言古者强幹弱枝之道必先富實
之於内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地之墾者十纔二三

望擇大臣一人兼領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官中選為副者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膏腴未耕之地中以勸課如授臣斯任則可勉況賢者乎遂罷之出知鄧州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

工既罷準仍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押班輒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並如舊制然押敕齊銜行並馬亦自準始至今不易也

九月復命李繼隆等分五路討李繼遷

初上遣李繼隆等分環慶延夏麟五路並進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既而繼隆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延靈州遣其弟繼和入奏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比至已與慶州路兵先發不見虜乃復引還獨范廷召王超兵至烏白池斬獲甚衆繼遷遁去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之終不能擒賊焉　上先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且

令多設强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凡十六戰皆捷先是運糧靈州上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為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以待之後諸將亦率以違節制致敗

時命戶部使張鑑調陜西芻糧入靈州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刼原州之役又至遷延非獨令之勿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

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
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嗟充塞路歧自春徂冬曾無
暫息餽糧之絶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
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
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慎
固邦本詳求武經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
之要地實爲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
援送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

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環慶等州地震

冬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

先是上嘗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言不可口占願得條對上許之因謂宰相曰此輩自幼寢處其中必周知本末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析宜有所資益三司使陳恕等終不肯降意後上召恕等責以吏事廢弛恕言國用所需浩

瀚臣等時舉利權朝廷慮侵民皆不行又時有灾沴必盡蠲其積欠雖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也上曰卿等清而不通且如薄領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決此卿等之過也皆頓首謝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其十九事令恕議定而後行之上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錢穀細務亦自與用心區分者盖以如前代帝王昏弱者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於王

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臯往來得百萬斛以救艱危則當時朝廷事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猾民望吾毫髮之恵不可得也

元年因三司孔目官楊元實等所陳條目置行帳司檢校三司帳籍命御史知雜張東主之官物羨溢者凡三百三十八萬五千餘緡上以元實等首為規畫悉遷其秩充逐部孔目官上又欲併三司為一命官

總判令鹽鐵使陳恕議其可否恕言三司繁委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此為良策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制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絶舊帳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上然之是秋遂併理欠憑由司為一廢提點司至是復有是命

十一月置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以周瑩及

内侍劉承規為之

上以二人久侍禁闈常立戰功故特加寵遇以瑩為

客省使承規為六宅使並為簽書提點凡重務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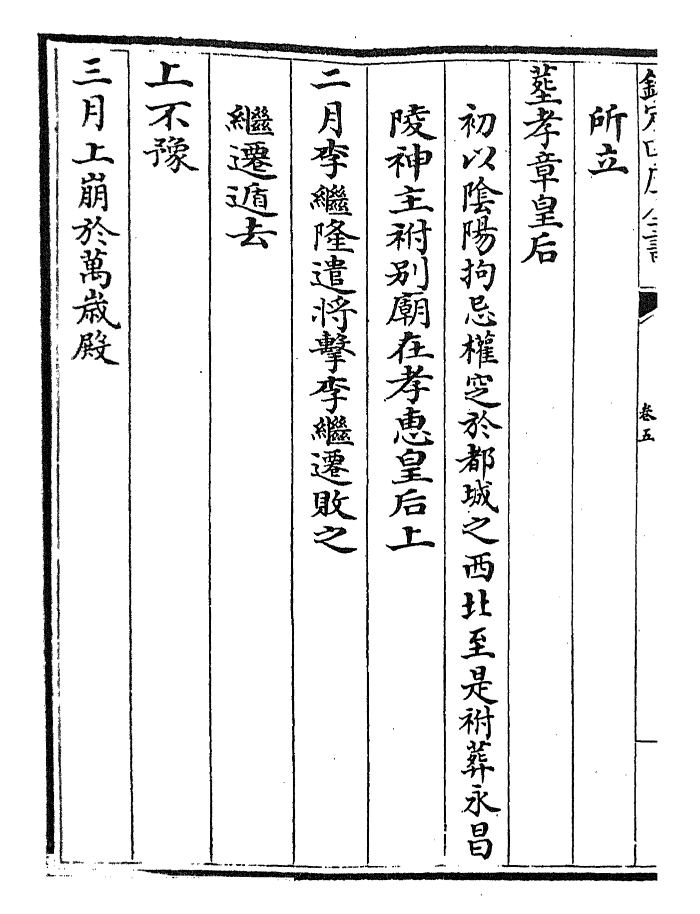
委之樞密使不敢專決内臣簽書樞密盖始此然禮

不得視執政也

丁酉至道三年春正月以温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

時邊境多事上甚欲相仲舒而罷吕端會不豫乃止

化基寛中有度量不以廕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



所立

莊孝章皇后

初以陰陽拘忌權窆於都城之西北至是祔葬永昌

陵神主祔別廟在孝惠皇后上

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

繼遷遁去

上不豫

三月上崩於萬歲殿

年五十九在位二十二年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

太宗

上嘗語宰相曰大凡為君為臣嘗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可為鑑哉

上每旦受朝畢崇政殿決事至日中尚未御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御殿上不荅又嘗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必先正其身

則孰敢不正至於內外官吏皆量材任職譬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宋琪曰近見陛下自供奉殿直諸州抵邸吏咸加進擢內外無不知勸所謂竹頭木屑亦不棄遺者也

又嘗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吕端對曰國家若行黄老之道其效甚速吕蒙正亦謂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邇來工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静之化以鎮之上曰朕意不欲塞人言耳

又嘗曰治國在乎修德四夷當置度外往歲觀兵薊北過桑乾河不由橋梁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後殿靜而思之亦可為戒

又嘗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間亦無幾耳時有京畿民詣登聞鼓院訴家奴失豭猪詔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為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寃民矣

又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尚恐有

燭照不至者而況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驚畏又曰唐末帝王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祇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每開延英茍逾數刻史臣書之以為美談今天下茍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頼之也
嘗有日本國僧来朝言其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臣亦皆世官上聞之太

息因謂宰相曰此島夷亦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庶獄有寃未嘗敢自暇逸以畋遊聲妓為樂冀上穹降鑒庶幾子孫長久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禄位卿等各宜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

咸平中三司上經費數真宗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為其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於損節服用躬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

莫能階也

皇太子即皇帝位

初太宗不豫李皇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太宗崩后使繼恩召吕端端知有變鏁繼恩於閣内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宫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黙然

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始降

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昌齡等尋坐交通請託漏泄禁
中語貶昌齡忠武軍行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仍籍沒其家貲旦削籍流潯州仍詔中外
臣寮與交通者一切不問
夏四月大赦
尊皇后為皇太后宮曰萬安
以郭贄知大名府
贄求對懇辭上謂輔臣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

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梁周翰知制誥

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黎桓封南平王

五月求直言

直集賢院田錫上疏略曰去年永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餽運粮草二十五萬到者纔

七八萬百姓死者十餘萬人陜西二十五州不勝困
敝臣以為地動方位既在關輔豈無在下者輒動乎
萬一關輔有變則臣慮西川保無劒閣之危南方復
恃長江之阻上出其疏令詳酌行之
右正言孫何獻五議其議參用儒將曰古謂元戎無
所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
者往復託稱上旨動必中覆實戾成筭請擇文儒委
以邊任勿使小人撓其權境内榷利租税一以與之

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其二議申明太學曰使寒儁之士由鄉里以升閥世禄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卿士之門郡縣皆按舊典立學官嚴課試薦延之法其三議鑾定遷轉曰伏見圜丘霈澤並許叙遷令之班簿臺省宫寺凡七百員若十年之内肆赦相仍必致官僚過於胥徒朝臣多於州縣其四議復制科其五議復

鄉飲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略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者似恕容奸惡者似仁藴佞諛者似恭恣傾險者似智好詆訕者似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明急貪禄者似勤若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之則速亂之基也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又曰官多俸薄不如俸厚而官少衣食既足廉恥自興

刑部員外郎馬亮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

不時給又云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督責如故又言契丹仍歲入寇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

吏部員外郎刁衎疏言私賞毋及於小人私罰毋施於君子開諫諍之門塞讒賊之口毋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遊毋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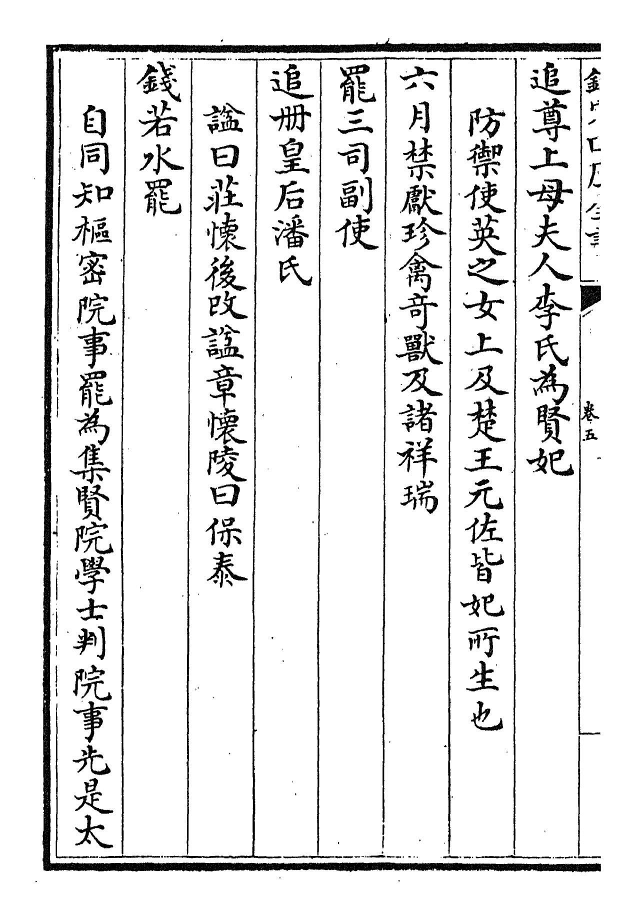
罷發運使及轉運司承受

上初親政務從簡易也

出宫人

立夫人郭氏為皇后

上為襄王時潘氏卒太宗復為上娶郭守文之女淳化中封魯國夫人因謂近臣曰唐肅宗實仁孝之主在東宫時已髮白明皇臨幸乃知未有正妃於掖庭選籍没之女賜之而生代宗朕常以戒諸王曰今兹姻偶悉皆将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朕盖欲厚人倫壯王室也可不自重乎



追尊上母夫人李氏爲賢妃
防禦使英之女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也
六月禁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
罷三司副使
追册皇后潘氏
謚曰莊懷後改謚章懷陵曰保泰
錢若水罷
自同知樞密院事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

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
馬食肉前呼後擁近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
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
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進
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
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
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曰昌
言實未嘗涕泣蓋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

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一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亦不為忝冒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岩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輩誠不足重上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此將俟歲滿即移疾會太宗晏駕未果至是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

秋七月令轉運送入對

詢以民間利病

寛商征

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集裨販謂之墟市請

降條約令於城邑交易與增市税上曰徒擾民耳可

仍其舊

戒西邊謹疆事

上謂輔臣曰朕已戒疆吏但謹斥候嚴卒乘即驅逐

去勿追之仍遣使與邊臣議靈州事宜悠久之便庶

闗輔之民息肩有日也

八月以周瑩為宣徽北院使

舊制宣徽使班在樞密副使之上瑩請居其下詔從之初瑩與劉承規同簽署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規亦罷自後不復置

西川戍卒劉旴叛攻掠蜀漢等州討平之

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追擊旴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知節曰賊兵已數千若少緩之必倍勞費即

復引還正亦尋至遂破盱平其黨盱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之正將行舉酒屬諸校曰此行亟殄賊不然則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倍道疾戰

冬十月葬太宗於永熙陵

祔廟且以懿德皇后配祔莊懷皇后於別廟趙易安謂以序當用淑德皇后詔有司詳議以聞禮官言淑德皇后無位號懿德享封大國用懿德為是詔恭依

有司尋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祀雩夏至祭方丘請

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

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

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十一月復分勾院為三

命王欽若等分判之初欽若為亳州監倉時久雨倉

司以穀濕不為受欽若命悉輸之且奏不拘年次先

支濕穀太宗大喜手詔襃荅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

以旱躅租時有言所躅放皆不實太宗不悦選命欽若等覆按欽若獨乞全放至是擢用上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疑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時天下宿逋有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者欽若悉奏除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耳

十二月追尊賢妃李氏為元德皇太后

別立廟

李繼遷除加定難節度

復賜姓名封以夏綏銀宥靜五州先是上詢宰執以
靈州事宜李至上言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關輔
生靈轉困村堡多没巋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顧待飼者
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户口四千
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
奇今則無子遺矣安可復守之耶至是繼遷遣使修
貢求備邊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務寧靜

從其請

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而未及眷兹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上甚悦

以禹偁知制誥

初禹偁知揚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謹邊防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乞通使遼疆以夏州與繼遷亦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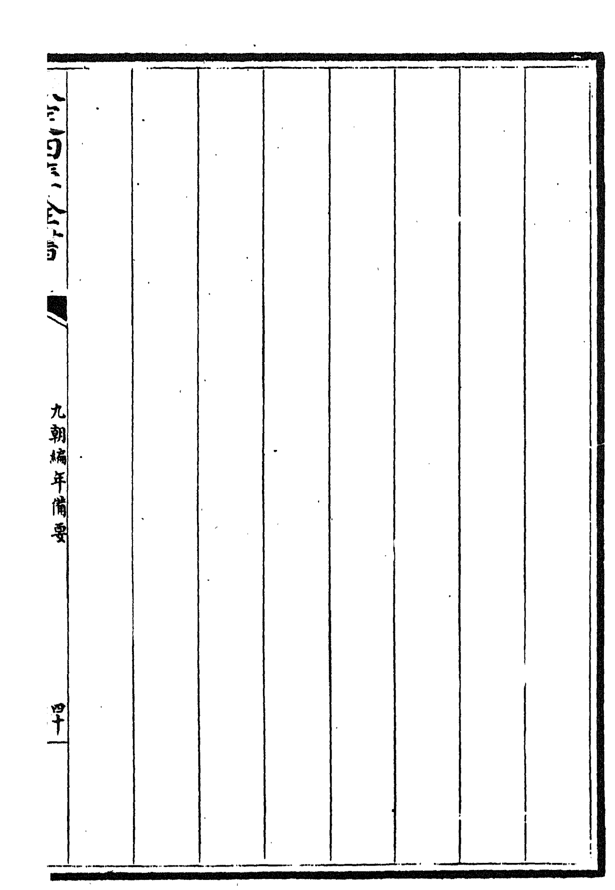
見陛下屈已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國初兵鋭而將專故强自後兵衆而不盡鋭將衆而不自專又言開寳中設官至少每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未嘗缺事及太平興國中復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司理及監酒監庫等官問其租税則減於曩日問其人民則少於昔時又曰國家山澤之利可謂盡矣唐元和中始建茶法歲得四十萬貫今至數百萬矣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

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先帝在位逾二紀登第近萬人宜稍為防制使入官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無耗失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策以五州地賜趙保吉而有是命咸平中知蘄州卒禹偁學問敏贍鋒氣峻峭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已任雖處危困封章無輟

分天下為十五路

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仁宗天聖八年分江南為東西路分兩川為益梓利夔四路凡十八路



九朝編年備要卷五